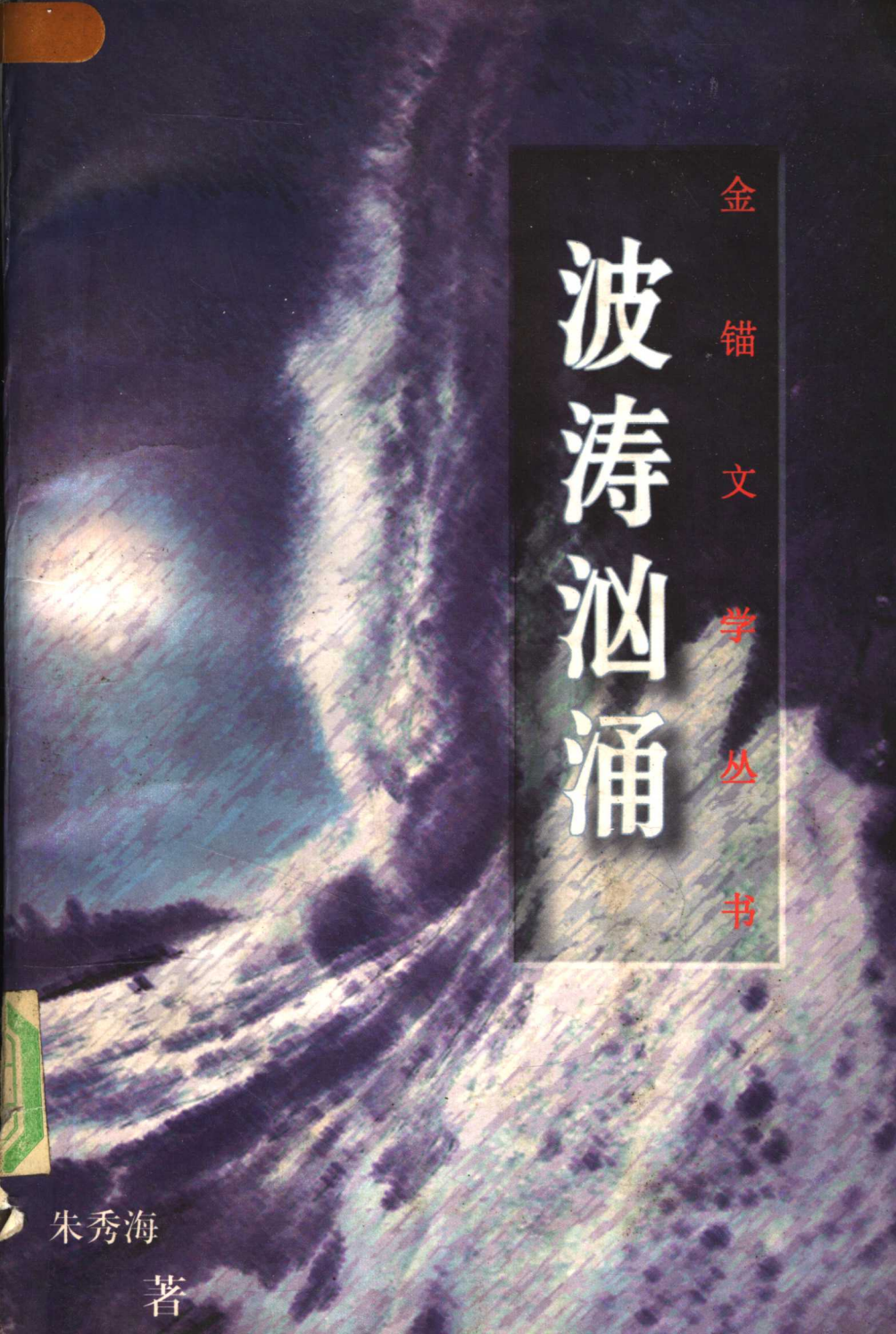




金

锚

文

学

丛

书

波涛汹涌

朱秀海

著

朱秀海 著

波涛汹涌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涛汹涌/朱秀海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1

(金锚文学丛书)

ISBN 7-5006-2633-9

I. 波… 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8738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空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21.5 印张 2 插页 500 千字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24.70 元



作者简介

朱秀海，1954年8月生于河南鹿邑。现为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痴情》、《穿越死亡》；长篇纪实文学《黑的土，红的雪》、《赤土狂飙》；中短篇小说集《在密密的森林中》。曾多次获全军、全国各种文学奖，有作品翻译到国外。

《波涛汹涌》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当代中国潜艇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它以世界经典海战和中国海军的发展历史为背景，通过对青年军官江白的成长过程和情感遭遇的表现，艺术地展示了当代中国海军的生活场景和精神风采。书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海洋历险，又有浪漫曲折的爱情传奇，更有中国军人对国家、对海洋的一片深情。全书激情洋溢，情节曲折，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金锚文学丛书》序

216期

海军政治部编辑出版《金锚文学丛书》，这是一个推动海军文学创作，加强军队战斗力建设的“工程”。首批出版的有海军作家创作的五部长篇小说，看得出他们力图全面、深刻地反映新中国海军的战斗、建设生活，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我非常爱海，每当我来到大海边上，总会急不可待地奔到大海跟前，为大海的波涛汹涌和浩渺辽阔所震撼、所迷醉。多年来，我还由于工作关系，到过从西沙群岛到旅顺口的许多海军部队，熟悉海军的许多作家，和他们有过亲切的交往。他们无一例外从业余创作开始走上文学道路，长期坚持在水兵的战位，扎根在海洋生活中，他们年年都有新作，都有新的进步。现在，又尝试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反映波澜壮阔的大海和海的事业，着力描绘与大海融为一体并对大海做出贡献的新人，我格外高兴。我期待从他们中产生描写大海和中国海军的史诗式的作品。

军事题材文学历来在世界各国文学史当中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可以说，人类文学的童年正是从战争文学走过来的。马克思曾经说古希腊荷马的战争史诗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也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史诗般的作品使得中国文学大放异彩，我国革命军事题材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指引下所涌现出的大批优秀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优秀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由于它描写了与人民命运、国家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尖锐斗争，由于它歌颂了革命战士为祖国、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由于它深刻揭露了侵略者和黑暗统治势力的残酷本性，着力描绘了在革命的悲欢离合中人的命运、人的心灵，有助于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战争观，使他们成为具有崇高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军事文学的题材、主题和表现力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独特的审美效应，有其独特的摄魂夺魄的艺术魅力，是其他题材作品所不能够代替的。

我希望海军的作家们努力表现中华民族的雄伟神魄，写好今天的“当代英雄”，创作出具有巨大心灵震撼力的史诗式的作品。

写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七十周年前夕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249
第三部	481
尾 声	665

第

一

部

他沿着小道向前面林子里走去。

林子尽头是一座高耸的断崖。

断崖那一边，可以清晰地听到大海的咆哮。

已经没有路。要么回头，要么顺着怪石嶙峋的陡壁爬上去。

他顺着海滨的沙滩一路走来。不久前，沙滩被一条突起的水泥海堤挡住。海堤的一边是正在涨潮的海，另一边是一座位于城市边缘的渔村。

他可以回去，并且已经想到了，但终于没有回去。

他进了村子，向一个一身鱼腥味儿的中年渔民问路。

“请问，前面还有路吗？”

渔民 40 岁上下，有一双大黄鱼那样的鼓眼。

“你是去海边吧？”他仔细打量了江白一眼，格外看了看年轻人白色军装肩部的黑牌牌。“有路，往前走吧。”最后，他肯定地说。

江白穿过这个建在高低不平的海滩上的村子。村子里有一些旧式木板房，家家户户的菜园子围着竹子或木板的篱笆，歪歪斜斜，上面搭些五颜六色的衣裳。鸡和猪自由地在坑洼不平的村街上行走。几个脏兮兮的、只穿上衣的光屁股孩子在水坑边用树枝钓鱼。

村街在一个大水坑旁分为两岔，一条向前，一条向右。他想了想，直着走过去。

很快就出现了林子。林子的边缘是榆、橡、李、桃，进去后便全是水杉，越向前越密，路也越窄。

后来，就剩下了一条细如游丝、若断若续的小道。

落叶很厚，散发着刺鼻的腐烂气味。村里的人大概也不常

来这里。

走了很久，好不容易走到林子尽头，迎面就看见了它。

他将头向后仰成一个直角，朝崖上看。也不能说刚才那个渔民说得不对，崖壁上是有了一条鸟道。一个个石棱上残留着白色的鸟粪。勇敢者必须壁虎一样扒着石棱爬上去。

往回走吗？

不。

也许还会遇上那个渔民。见他原路返回，此人会怎么看他？往上爬！

他手脚齐用，向崖上攀登。

很快就有了悬空感。仿佛有一种巨大的力，要将他从石壁上拉向身后的虚空。这种感觉与站在陆地上不同，也与随教练潜艇潜入海底不同。

一棵草长在悬崖上就是这种感觉？

两丈高时，手有点发软，脚下打了一次滑。鸟道在断壁上朝海的方向盘旋。一回头，他发觉自己正高高攀附在断崖向海一方的石壁上。

下面是黄昏时深墨色的海水，一波波涌过来，扑向崖底嶙峋的礁丛，发出惊天动地的沉闷的轰响，撞起高高的四散的浪花；浪花落下去，再发出訇然一声闷响，浮起大片大片暗白的泡沫。

一只双翅上带白色斑点的鸥鸟在断崖的半空处、他的脚下盘旋。

它想干什么？

它以为我是一只壁虎，可以做它的食物吗？

只要它朝我俯冲一次，我手一滑，就会像一枚5克重的石子，打着旋坠向狼牙般锋利的礁丛，成为好几团不相关连的血肉，被浪花卷入大海。

头猛然有点晕。

不能往下看！

也不再向后看，他抬头向上。本来只想看看距离崖顶尚有多远，却一眼望见了天穹。

人可以距苍天如此之近吗？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它那墨玉般的质体。又仿佛它只是一团宝石蓝色的烟霭。

你自己也正在融化进去，成为这充满宇宙的神秘的蓝色质体或烟霭的一部分。

西方的海面半噙着一轮残阳。广大如血的金黄平铺在海面上，铺在散播于海中的众多小小的乌黑的岛礁之间。大海和岛礁，被落日的余晖镀上了一层亮丽耀眼的辉煌。

正前方极远处是一条长长的、白亮的、差不多笔直的海天线。它将天空和大海分开，将无垠的鼓胀动荡的墨蓝色液体与更加广大深邃的宝石蓝色的烟霭分开。这道时刻奔涌着扑向海岸而又永远被滞留在原处的白色浪线自己，就是一道令人惊叹的壮丽景观。它将海的世界一分为二，又用自己醒目的亮白色将世界连接为一。

天和海。再加上他。这就是此时此地全部的世界了。某种终极的事物距离他这么近又这样辽阔。他的心胸随之廓大起来，似乎能包容眼前所有的景观。

他忘掉了置身何处的危险，一点也不后悔攀登这座断崖了。

继续爬！

他收回视线，贴近地注视着崖体。在这个荒凉的城市之角，这个草也不生几棵的所在，崖体赤裸裸地从陆地和大海的连接处耸起，所有的石块都保留着远古洪荒年代岩浆喷发后冷凝的初态。它如同一个奇迹，一个巨大的柱石，峙立在天和海之间。

巨大。他想。这一瞬间，他觉得他目睹的一切都只能用巨

大来感觉和思考。天空，大海，断崖，都是巨大的。

时光也是巨大的，时光在崖体上化作一条条巨大的裂缝。每一条裂缝都能让他侧身而入。

还有一种东西也是巨大的。

他突然意识到的一种心惊魄动的感觉。

天空、海洋、断崖。全是些原始的、非人的、来自荒蛮的宇宙深处的巨大。它们似乎就是伟大和永恒这两个词汇的本初含义。不仅如此，它们还让你想到：它们是伟大的，却又是造物者手掌上一些最微小的突起和纹络。

他在这座城市就读了三年多，这样的海滨景色和它的含义还是第一次领略。

到崖顶去！那里视野更开阔，海景会更壮观！

他一点恐惧也没有再想到，异常敏捷地攀上了崖顶。

崖顶有百余平米大小，基本上是平坦的。

一些巨大的石缝将它分割成几部分。石缝间生着稀疏的蓟草，开着粉红的花。

他向前方望去。

夕阳残照下的海，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伸向目光的尽头。脚下是黑白相间的浪花劲拍的礁丛。那只孤鸥还在他脚下贴着崖壁翻飞，寻觅，凄凉地尖叫着，掠过海面，向远方飞去，不一会儿又飞转回来。

“啊！——”他伸开双臂，忘情地喊起来，“啊——哈——哈——，我——来——了！——”

没有回声。眼前的世界太空旷了。

突然就有了异样的感觉。他猛地回过头来。

崖顶上还有一个人！

一个姑娘。

她站在他身后不足两米处。崖顶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突起。

他惊讶地望着她。最初一刹那间甚至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

爬这么危险的断崖，一个 20 岁上下的姑娘？

确实是个 20 岁上下的姑娘。

他就读的是一座美女如云的城市。国家一级的文艺团体每年都要来这里招收漂亮而有天赋的演员。与她们相比，她说不上漂亮。

但也在水平线以上。修长的身材，削肩，长发。一个国家级著名男演员曾在电视上说过：Y 城的女孩子与别处的女孩子的优势仅仅在于她们有腰。别处的女孩没有腰。

这个女孩子也有腰。

有了腰，即使立着不动，你也能感觉到紧要处多出了长度与曲折，它们使她的身躯突然多了动感、灵透和婀娜。

有了腰就有了颈。颈长恰到好处。一张鸭蛋形的脸。像城里所有女孩子一样，妆化得很淡，却十分注意细节。对细节的不动声色的注意使她的眉眼端正、娇美、突出而和谐。

一袭白色针织短衫，胸前绣一朵小小的大红的蔷薇花。下面一条黑裙，裙裾很长，边缘也绣着一圈细碎的大红的蔷薇花。

整个人是一种含蓄的、清水出芙蓉式的亮丽。

后来他一直想这个漂亮的女子为何最初会给他留下不太漂亮的印象。后来明白了：她的身材相对瘦削，胸部也不大丰满（据说 Y 城的女孩子最讲究的是胸部恰到好处的丰满），有点弱不禁风，甚至让他怀疑她是否健康。

其次是那副眼镜。它们使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看上去小了很多。这副近年十分流行的大镜框眼镜像一道面具，遮掩了她面

部最有光彩的部分。

.....

这一瞬间她也在望他。目光是不愉快的(这一点容易理解,他的到来打扰了她),孤傲的,挑剔的。当它们向下移动打量他全身的时候,江白觉得自己正被对方的目光所分割(这一点不好理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怪物)。这样的目光,让这个漂亮的女子突然显得不那么可爱了。

她比他来得早,大概一直在崖顶迎风伫立。他想。强劲的海风鼓起她的短衫,将长发和裙裾飞扬起来。她似乎一直在眺望大海,镜片后面的眼睛细眯着,神情中有一点淡淡的忧郁。

也许没有忧郁。那只是他的一种感觉。

他只有21岁,还没学会同姑娘们尤其是Y城的姑娘们打交道。但在这座孤耸在海边的断崖顶部,因为她那分明不友好的目光,他的胆子突然大了。

他缓缓转过身,微笑地望着对方,大声说:

“你好!”

“你好。”

风很大,她也大声回答他。

很好听的女中音。

“能在这里见到你,真让人高兴!”

他的声音有点夸张,像电影里的台词。

她的神情本来是冷淡的,现在开始发生变化。嘴角上渐渐现出两道讥讽的笑纹。

“对一些我们根本没想到却发生了的事,你没有必要夸大它的含义。”她说。

她比他想象得更厉害。他有一点狼狈了。

不就是一个姑娘嘛,他不能败在她脚下!

“我并不想有意夸大偶然相遇给本人带来的惊喜，我是想以它为由头，向一位美丽的小姐请教。”

她镜片后的眼睛眯得更细了，似乎飞快地瞥了一眼他肩上的黑肩牌，嘴角和腮边讥讽的纹络更鲜明了。

“眼下潜艇学院的士官生都这么会说话吗？”

哎呀，大概见过点世面。他想。遭遇战。Y城的姑娘总给人见过大世面的感觉。

“漂亮的小姐，我想纠正一下，在下不是士官生，北方潜艇学院不是培养士官生的学校。请你称呼我为候补海军中尉。”

她脸上的孤傲和清冷正在消散，表情越来越活跃。

“那么，海军候补中尉先生，你想向我请教什么？”

她落进陷阱了。《潜艇战术》第三章第八节：设伏。他高兴地想。

“我想请问您是怎么上来的？……你也像我一样，是手脚并用爬上来的吗？”

脸上不能流露出得意。一个还算漂亮的姑娘从崖底爬上来，那曲折的体姿颇值得观赏，哪怕是在想象中。

如果他和她很熟悉，她一定会放声大笑起来。

“本城有一种人，喜欢生吃蛤蜊，就以为别人也喜欢。候补海军中尉先生，你喜欢生吃蛤蜊吗？”她不动声色地问。

姑娘脸上的皮肤其实很细腻。他高兴得早了点儿。《潜艇战术》第三章第十节：反伏击。

江白佯做镇静。

“啊，我想给你开个玩笑。难道爬崖就不能上来了吗？”

不仅她的眼睛隐在眼镜后面，眼睛后面好像还有眼睛。那双眼睛忽闪一下，用揶揄的声调问：

“勇敢的候补海军中尉，你还想原路爬下去吗？”

《潜艇战术》第四章第七节：连续突击。

“不想了，”他说，《潜艇战术》的最后一章是撤退，当我艇受到强敌攻击又失去反击能力时，能够安全撤退也是胜利。“我知道有人会告诉我下去的路。……小姐，我知道你迫切想助人为乐一次。你会这样做吗？”

她嘴角边的讥讽浮起又落下，落下又浮起，让他想到崖下那只盘旋翻飞的孤鸥。

“我当然愿意助人为乐。但假若你还想原路爬下去，我将会更佩服一名候补海军中尉的勇气。”

心里升起一点恼恨，不多，只有傍晚田野中升起的一缕暮气那么多。《潜艇战术》第五章：追击。

不能让她占上风。

“一位美丽的小姐当然不会残酷到想欣赏一个也许成绩还不错的候补海军中尉在二次冒险爬崖时坠海身亡。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海军中尉呢。”

他命令自己一直微笑着，说出了上面这番句式复杂的话。

她脸上那种讥讽的笑容还在，本人却对谈话突然失去了兴趣。

“候补海军中尉同志，你顺着这条小道往西走，它会一直把你带到崖下。”她说。

“谢谢。”江白说。

她重新眺望大海，不再理他。江白觉得她的目光又是严厉的和忧郁的了。

他也顺着她的目光向大海一望。他对她一个人想在这里望到什么和能够望到什么生出了强烈的好奇心。

他望见了一片范围广大的海，最后一抹暗红色的晚霞平平地投射到海面上。左右两侧，从陆地的边缘，各有一道矛锋一样